

怀故人

我的父亲母亲

尹爱群

永恒的父爱

王进利

引子

上个月,《老爸的足球往事》一文见诸报端,老爸看后不无感慨地说:“其实,你爷爷奶奶的故事才值得一写呢!”闻听此言,我禁不住揶揄道:“抽时间您动笔,写出来吧!”老爸不置可否,只是莞尔一笑。

谁知三天后,老爸竟拿给我一叠稿纸,上面的钢笔字工工整整的,不看内容也能感知老爸的用心。及至看了文章的标题,更觉惊艳!文章的主题是:时光煮雨 岁月缝花;副题是:我的父亲母亲。没想到,耄耋之年的老爸,仍锦心绣口,竟能想出如此富有诗意的题目。

的题目。

怀着猎奇的心情看完全文,不觉破防,情难自已,泪流满面!老爸的文字水平并不高,但他在情真意切地书写父亲母亲,是从心底汨汨涌出而诉之于笔端的,诚为感人。以下是老爸的原文。

父亲的爱,宛如清明时节的细雨,无声地滋润着心田,遇阻则更加汹涌澎湃,展现出一种不屈不挠的坚韧。它又如莲花般清雅,出淤泥而不染,无论环境如何变迁,始终坚守着那份本真与自我。

一曲《父亲》飘在耳畔,悠扬的旋律如同悠远的回忆,牵引出我对父亲的深深哀思。十年前,生我育我的老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,我的心情正如故人在父亲的追悼会上写的悼词一样:“青山含悲花垂泪,绿水载孝草滴血。”那无尽的哀痛,至今仍在心头萦绕。

我的父亲王鸿儒生于1922年,享年93岁。父亲生前在村里长期担任生产队长、支部委员、村党支部书记。任职期间,他严于律己,任劳任怨,工作踏实,廉洁奉公,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,为群众尽心尽力,为乡村建设作出了贡献,曾多次受到县乡各级表彰奖励。

虽然父亲离开多年,但是他的音容笑貌、言谈举止一直伴我左右,自己每每在心情浮躁、人生遭遇大起大落之时,都能感受到父亲那坚定的目光和深沉的教诲。他仿佛在我心中默默督导我、鞭策我,让我始终保持着正确的方向。

父亲是一个有胸怀、有深度、博爱的人,他时常告诫我们,作为一个党员、一个国家干部,要以身作则、克己奉公,急群众所急,为群众排忧解难,工作无小事,从点滴积累才能很好地开展工作,要多看书读报,掌握新时代脉搏不掉队。平时他言传身教,教给我们的不仅是掌握知识和做人的道理,还有对社会的责任。

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期,家中新建了一个钢筋结构的水泥平台。有一商户朋友得知后,便主动上门送来了一些钢筋。我本想给一点钱“意思一下”就行,没想到,这事情被老父亲知道了。

“你在哪里购买的?”老父亲严厉地说,“为人处世不能沾别人的一点便宜,记住吃亏是福,占便宜是祸!”在老父亲的严厉训斥下,我主动去市场打听了价格,如数交给了朋友。此事虽小,但在我以后的工作和人生道路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父爱是一种精神,如同天地浩瀚无垠;是一种情感,给予我前行无尽的动力,点燃着我生命的热忱……

父亲是一个工作极其认真的人,也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。在工作中,他从来不搞官僚主义,不拉帮结派,不以权谋私,他用自己的言行举止,告诉我们做人要真诚,待人要诚恳、宽容、要学会忍让,做一个坚强且充满自信的人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父亲的教诲在我的脑海中深深地扎了根,让我在工作中受益匪浅。

在我们的心中,父亲永远是高大的,为我们遮风挡雨。父亲又如同远航的灯塔,为我们指引归家的路。比星星还温暖的是灯火,比灯火还温暖的是父亲的目光。

父爱如山,恩深似海。感谢他给予我宽广的胸襟、坚韧不拔的意志,使我勇敢面对一切困难,让我坦坦荡荡一路走来。父亲陪我们长大,我却没能陪他慢慢变老。

我想说一声:父亲,您辛苦了!您的爱如山般深沉、如海般辽阔,我会永远铭记在心。愿您在天堂安息,与母亲团聚,共同守护着我们这个家。下辈子,我们还愿意做您的儿女,陪伴您、孝敬您,一起度过温馨而美好的时光。

人类万年繁衍生息,一代一代,生生不息。生而为人,有生有死,这是大自然的规律。如今,我也到了耄耋之年,思念父母,魂牵梦绕;父亲离开我已63年,母亲离开我也已41年,生离死别,伤心欲绝。

爸爸、妈妈,你们现在可安好!儿子的思念之情无时无刻不萦绕心头。每当祭日或清明节,我总想写点什么,以慰父母在天之灵,解我心头想念之苦。可提起笔来,又感到千言万语无从写起,便只能掩卷而泣,深怪自己的愚笨和拙劣!

我的父亲尹长好病逝于1961年,彼时19岁的我远在济南,正怀揣为祖国、为山东、为家乡争光梦想,拼搏在绿茵场上。

那年七月,骄阳似火。我正在训练场上挥汗如雨,忽接电报:“父病重,速归!”闻讯大惊,心急如焚,请了假,无暇他顾,一路狂奔。真是归心似箭!

推开家门,看到炕上萎顿不堪的父亲,我心如刀绞,鼻子一酸,控制不住扑到父亲的怀里痛哭。父亲强撑病体,抚摸着我的头,虚弱地安慰我:“不要哭,没什么大病,过几天就会好起来的。”那时我少不更事,茫然不知病魔正悄然侵蚀着父亲的生命。在家待了不到两天,接到队里催归的电报。其时省队正在备战全国足球乙级联赛,全队上下惜时如金,加紧训练,不容有丝毫懈怠。父亲看出我矛盾的心情,忙不迭地催促我:“快回去,别耽误训练,我没什么大事,不用担心!”

哪知这一别竟成永诀,从此阴阳两隔。

我的祖籍是大连市长海县格仙岛,父亲生于1902年。爷爷去世时,奶奶33岁,父亲14岁,二叔9岁,小叔尚在襁褓中。孤儿寡母难以为生,身为长子的父亲便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。

据村里的长辈们回忆,年仅14岁的父亲,因为生活所迫,只能铤而走险在风浪中觅食,随船出海打鱼。穷人的孩子早当家!父亲饱经乱世艰辛,饱尝世态炎凉,早立自强之宏志,不辞艰险,不惧风浪,勇闯大洋,深得同船长辈的认可和赞赏。

父亲练就了一身在风口浪尖中觅食的本领。他在艰难困苦中慢慢长大,不仅自己成家立业、娶妻生子,还先后为两位弟弟操办了终身大事。经济条件稍好,他又在村里盖了五间大瓦房,使全家终于有了遮风挡雨、驱寒保暖的安身之地。那时,小格仙岛的渔人们无不竖起大拇指,夸奖父亲争气!

随着兄弟各自成家、生活安定下来,新的家庭矛盾又来了。由于生活理念不同,兄弟之间闹起了分家。在分家过程中,孝顺的父亲为了不让母亲为难,忍辱负重,把自己盖起的五间大瓦房给了两个弟弟和老母亲,他则带着妻儿净身出户,另谋新路。

其间,我们一家曾投奔大连皮口港的姥姥和舅舅家。但那个年代,姥姥和舅舅过得也十分拮据,又怎能容留下我们这一大家子呢?

好在天无绝人之路。在友人的

小小的海岛缺医少药。从我记事起,感冒发烧、气管炎、疮疥就伴随着我的童年,直到现在,我也不知道年少体弱的我是怎么活下来的。

记得我不知怎么得了眼翳,一层层厚厚的眼屎糊住眼睛,两眼通红,火烧火燎,疼痛难忍。母亲愁眉不展,潸然泪下,想方设法给我治病。也许上天可怜我,母亲终于寻得一个良方,连服几天后,眼睛变得清亮了。这场病折腾了半个多月,母亲为了照顾我,彻夜不眠,憔悴得不成样子。

父亲去世后,家里的顶梁柱塌了,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,但好强的母亲以微薄之力支撑起这个家。作为子女,每每想起这些,便心如刀绞……

1983年,病魔夺走了母亲的生命。当时我41岁,从济南回烟台也有九年了,有了固定的工作和收入。那时,我曾暗下决心,我要好好奉养

母亲。然而,“树欲静而风不止,子欲养而亲不待”这话应到了我的身上。

时至今日,我仍不敢回忆母亲临终前,那留恋人世及对子女不舍的眼神。我真的后悔,没有尽到一个儿子应尽的责任,没能让她晚年生活更舒心、更幸福。

说什么荣华富贵,说什么地位尊荣,都比不上有母亲在身边,可以随时叫一声:妈妈。

时间煮雨,岁月缝花。老爸老妈,我也到了耄耋之年,儿孙满堂而又欣逢盛世。每每想及二老,虽然伤感,但自觉依然是少年!今自赋小词《江城子·人间天上》,以为追思——

人间天上两茫茫,费思量,倍凄惶。环顾周遭,触目尽荒凉。总想重回年少日,承膝下,话家常。倏然梦里又还乡,见察房,泪汪汪。不见双亲,何以诉衷肠。日暮西山双鬓老,前路远,正苍苍。

二

慈母手中线,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,意恐迟迟归。谁言寸草心,报得三春晖。

每个夜深人静的不眠之夜,我默念这首诗,思绪总会回到自己的童年、少年时代。我的母亲于环,生于1910年,享年73岁。

父母双亲先后养育我们兄妹五人。不知是天性使然,还是生活重担所迫,母亲总是少言寡语,家中再困难也没有听见她抱怨,再苦再累她都默默承受。

在格仙岛这个不足百户的小渔村,父亲长年出海打渔,家中只有母亲在忙碌,每天不是上山拾草、刨草根,就是赶小海,打海蛎子,或是挖蛤、拾海菜以补贴家用。

小时候,海岛的冬天冰天雪地,海风刺骨。有一年,因为战乱,交通不便,父亲有半年没往家里捎粮食。母亲靠挖野菜、打海蛎子、要饭,硬是带我们挺过来了。